

## 【姬屋藏郊】鸣鸟不飞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95390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953909](https://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953909).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姬发</a> , <a href="#">殷郊</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20 of <a href="#">姬屋藏郊</a>
Collections:	<a href="#">Anonymous</a>
Stats:	Published: 2023-10-19 Completed: 2023-11-03 Words: 12,983 Chapters: 3/3

## 【姬屋藏郊】鸣鸟不飞

by Anonymous

### Summary

代发，作者：鱼

又名《小骗子》

A转E天之骄子姬发X自诩只骗钱不骗感情的骗子Alpha殷郊

开头有炮灰苏全孝出没，练笔OOC星际文

# Chapter 1

帝星的人造太阳蹒跚落下，黑夜诚邀罪恶共舞。

高大而圣洁女娲补贴像伫立在城中央广场，把首都镐京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片区域。富人区纸醉金迷，红紫青蓝的霓虹灯闪烁金钱的糜烂；贫民区浊臭熏天，人们在底层挣扎生存的微薄希望。

薄暮时分，首都落了一场零星碎雪，落在贫民窟污水横流的斑驳街道上，旋即被染上泥泞的浊灰。苏全孝弓腰从出租快艇上下来，逼仄林立的筒子楼不便停车，司机为此多收了不谙世事的小少爷100星币停车费。

早该淘汰老式天线将黑沉的夜空分割成错落的铅块，那群富人自然不会把人造星空投在贫民头上，这里能看见被污染的星云最原始的样子。苏全孝刚落地，吱吱乱叫的老鼠就飞速跑过，吓得金尊玉贵的小少爷浑身一抖，亮挺的皮鞋就沾上几滴污浊的臭水。

苏全孝稳住心神，朝记忆中的楼牌号走去。皮肉细腻的Omega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路上或贪婪或淫邪的目光黏在他身上，让他浑身不适。他用手握紧胸前领结，低头脚步匆匆。

终于，苏全孝来到一栋老式楼房前，他在锈迹斑斑的门上摩挲半天，才想起这不是智能感应锁孔。葱白的手指轻轻一推，浓墨般的黑便流淌出来。

“阿郊……”苏全孝平复过快的心跳，试探性地开口。

屋内是死一般的黑，只有浴室的门半掩不掩，泻出一缕明黄色的灯光。苏全孝猛然推开门，看到心心念念的人躺在浴缸里，才长舒了一口气。

“阿郊，你怎么不理人！”苏全孝语气半是撒娇半是恼怒，甜腻的小苍兰香缓缓溢出。

浴缸里躺着一个不着寸缕的男人，一条修长玉白的腿搭在浴缸边，多余的热水流经他线条流畅的腿腹，在圆润粉嫩的脚尖汇成涓涓细流。浴室内烟雾缭绕，男人仰头展臂靠在浴缸边，嘴里叼着一根细长的香烟。

燃烧的烟芯在水气中红光明灭，一闪一烁让苏全孝感觉自己的心态都错了频。他走到浴缸边蹲下，看到殷郊嘴角红肿的伤口时忍不住惊呼：“谁打的你？是不是崇应彪？”

殷郊肌肤如玉瓷般白皙，此刻唇边的伤口被热水一熏，宛若古画中的雪地落梅。殷郊把头一偏，水波流转的双眸烟视媚行，勾的苏全孝呼吸一滞。

明明是个Alpha，却生的一副狐媚样。苏全孝想起大哥对殷郊的评价，连忙甩甩头把不好的声音赶出去。他的阿郊生性纯善，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宁愿借钱挨打，也不肯开口问他这个苏家二少爷要一分钱。

“别怕阿郊！”苏全孝轻轻抚摸殷郊的伤口，“我买好了去冀州星的星际列车票，你不是最喜欢雪吗？那里是我们苏家的母星，终年大雪覆盖，我们就在雪地里结婚，好不好？”苏全孝把头靠在浴缸边，痴迷地嗅着殷郊的信息素。

狭窄的浴室中只有潺潺流水声和苏全孝擂鼓般的心跳。良久，殷郊长叹一声：“全孝，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苏全孝有些急，语速都加了点快：“跟你长相厮守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愁什么，你放心，这次出来我都准备好了。”说罢，苏全孝解开胸前的水晶纽扣，浓郁的小苍兰香顿时铺满整个浴室。

一颗鲜红、光芒流淌、棱角堆叠的钻石静静挂在苏全孝胸前。

——轩辕之心，苏家传承上千年的宝贝。

“我们找个黑市把它卖了，这辈子吃喝不愁。”苏全孝垫脚亲了亲殷郊唇边的伤口，“只求你别辜负我的真心。”

殷郊抬手摸上苏全孝颈后腺体，烟灰落在苏全孝身上，让他抖了抖。

“你想让我标记你吗？”殷郊的信息素是罂粟香，带着勾人摄魄的毒。

苏全孝吞吞口水，磕磕绊绊地答道：“阿郊，过了今晚我就成年了。”

富人区太阳的余晖从狭小的窗边落下，罪恶在背光的角落肆意滋长。殷郊从浴缸起身，晶莹的水珠流经他泡的泛粉的肌肤。他把昏睡的小少爷抱进浴缸，不去想第二天发现自家宝贝儿子在贫民区醒来的苏护会怎样大发雷霆，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寒风卷起摇摇欲坠的薄雪，在夜色四合中打着旋。殷郊穿一生长风衣，宽大的帽子遮住他半张脸。巷口有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挎一个破旧的竹篮卖东西，“防狼喷雾——避虫族喷剂——都看一看啊……”

稚嫩的童声久久回荡，小女孩手中缺了一只耳朵的小兔玩偶半条腿耷拉在泥水里。殷郊拿起一瓶迷幻剂，瓶身绘满花花绿绿的夸张颜色。见有生意上门的小女孩立马笑脸相迎。“买一瓶吧先生，效果很好的。”

“小妹妹，狼是防不完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出击。”小女孩抬头，只能看到宽大帽檐下一截白皙流畅的下巴。若有若无的幽香让小女孩呆愣原地，冷风一吹，小女孩打个激灵。巷内空空如也，只有一沓崭新的纸质星币躺在篮子里，被夜风吹起整齐的边。

## （二）

镐京警卫厅，投影屏闪烁幽蓝的光。姬发负手站在屏幕前，黯淡的光影照不亮他的表情。

“凤凰，你听说了吗，苏家老大在战场上抵御虫族，苏家老二却偷了传家宝要和一个贫民区的Alpha结婚，结果在浴缸里睡了一夜，现在正感冒住院呢。”金属感应门刚开，吕公望的大嗓门就传了过来。

此刻，被偷了传家宝的司令苏护的全息投影正立在房间中，吕公望耸耸肩，垫脚悄悄走到姬发后面。

“我已下发全星云通缉令，务必抓到那个骗子，找回轩辕之心。”苏护的投影都带着寒气。“爸爸，阿郊才不是骗子，你快把通缉令收回来，不许伤害阿郊！”投影里传来苏全孝嚷嚷的声音，紧接着苏护全身白光一闪，通讯就被切断了。

吕公望探出头来，点开手臂上的光脑：“苏全孝昨天买了两张去冀州星的车票，我们要设卡拦住开往冀州星的星际列车吗？”

姬发打开光脑，听到“冀州星”三个字冷笑不止，小骗子不是说他最怕冷吗，现在改成喜欢雪了？

“拦下去东鲁星的列车。”姬发穿上警服大氅，快步往厅外走去。那个小骗子，一直想去东鲁看海鱼。

姬发的专属光脑屏保上，眼尾带痣的男孩笑意盈盈，薄唇抿起的弧度明媚柔和，又带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

星际列车站，几辆超时速快车悬浮在轨道上，车站顶是流淌的人造星河。殷郊拉低帽檐，排队走在登车的队伍中。

“排好队，出示自己的车票和电子芯片。”检票员手持发光的读卡器，轻轻一扫就能识别乘客的身份信息。

“先生，请出示您的电子芯片。”混血棕皮的胖女人拦住排在最后一位的殷郊，朝殷郊扬起手中的读卡器。

“对不起，我没有携带证件。”殷郊开口，声音竟带了颤抖，“我的Omega妻子正在医院难产，我走得匆忙，生怕错过看她的最后一面。我们自幼在孤儿院一起长大，我无法想象失去她后，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女检票员惊呼一声，脸上立马浮现同情，真是个痴情又可怜的Alpha。“如果可以，我恨不得替她承担生育之苦，只求她能平安陪在我身边。”一滴眼泪从帽檐下精致的脸庞滑落。女检票员抬手抹抹眼泪，关掉读卡器示意殷郊上车。

殷郊脱掉帽子扣在胸前，低头向女检票员致谢。高大的男检票员拦住殷郊，殷郊立马握住他的手：“也谢谢您，先生！”

男检票员眉毛一挑，假装整理裤腰带，把手里多出来的纸星币塞进口袋。

列车朝着瑰丽的星云层驶去，殷郊倚在窗边，凉薄的嘴角牵起玩味的笑。

车窗外的景象随列车的行进而飞速变化，临近东鲁星，外面从高楼林立的钢铁森林，变成了深邃幽蓝的海底世界。色彩斑斓的鱼群旋成整齐的圈，投在海面的金灿的阳光被漾一团模糊的光晕，透明水母的触手飘摇如舞女的裙带。

列车猛然紧急制动，窗外的海鱼受惊散开，只留下几串漂浮的透明泡泡。姬发的黑色长皮靴踩在列车走廊上是低沉冰冷的脚步声，拖地的墨蓝军大氅扬起细微的灰尘。乘客都急忙拿出电子芯片配合检查，只有最尾端的座位上，一顶帽子扣在风衣上，好像睡着一样。

姬发冷笑一声，目光阴鸷如隼，如同猎人盯着走投无路的猎物。带着黑皮手套的手轻轻一推，帽子咕噜噜滚落，座位上空空如也。

吕公望觉得车内温度似乎骤然降低，姬发修长挺拔的身姿如终年不化的雪山。姬发的父亲是帝星执政人，哥哥是帝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生物研究所所长。而姬发本人则以历年更高成绩在帝星军校毕业，如同他的外号“凤凰”一样，一辈子顺风顺水，除了那段隐秘的、不堪回首的感情。

听说姬发曾在大学期间谈了个同样是Alpha的男朋友，可惜临近毕业季遭遇断崖式分手。至于那个无情甩了天之骄子的Alpha，没人知道他叫什么，更没人知道他的样子。姬发对此讳莫如深，仿佛一切只是他人嫉妒姬发而以讹传讹的谣言。

### （三）

候车厅，一身火红连衣裙的烫发女人脚踩高跟鞋，弯弯扭扭朝门外走去。女人似乎不会化妆，口红在她唇形优美的嘴巴上坑坑洼洼，嘴角都沾了一抹玫色，乍一看还以为是被人打了一拳。

出站口都站了几个制服背后有虎头图案的保镖，还有军部的人用无线耳机交流着什么。女人——也就是殷郊，撇撇嘴，不就是以祖母病重为由向崇应彪“借”了20万吗，用得着这样死缠烂打么？

殷郊转头，想从另一个站口出去。一只戴黑色皮套的手拦住他，盖檐帽下是一双黑沉幽邃的眼睛。

“好久不见，我的小孩子。”

“啪——”飞船密室，一盏强光灯被打开。殷郊皱眉，纤密的睫毛抖动几下，才勉强适应睁开双眼。

“警官，抓人也要讲基本法吧？我犯了什么错。”殷郊摘掉假发，直视姬发的后背。

“苏司令说你偷了轩辕之心，命令我们抓你回去协助调查。”

“证据呢？”殷郊耸耸肩，他倚靠椅背，修长的双腿交叠放在桌子上，红色裙摆垂下，露出鱼尾袜包裹的苍白皮肉。

殷郊看着一时沉默的姬发笑了，嘴角凉薄又讥讽：“姬警官到底是查案呢，还是想公报私仇呢？如果是后者，我替当你甩了你而道歉。”

姬发转身，双手撑在殷郊的椅子扶手上。这么多年，小孩子还是这般牙尖嘴利。

强光灯的光束斑驳翩飞，亦如当年帝星军校午后梧桐树筛下的细碎光影。姬发环抱课本脚步匆匆，却听见身后传来清泉般清冽的声音——“同学，这是你的钱包吗？”

随着科技的发展，掌纹支付早已普及，钱包都快成了怀旧博物馆的纪念品。但姬发依旧随身携带一个布料钱包，不为别的，因为里面有他去世的母亲留给他的玉环。

“谢...谢谢！”姬发快步回头接过钱包，手指碰到那人沁凉的掌心瑟缩一下，耳边都染上一层薄粉。

“以后要小心，再掉了可就碰不到我了。”那人微微一笑，声音落在姬发耳中，像融化的糖霜，带着勾人的甜丝。在那人清瘦的背影要融入溶溶阳光中时，姬发开口：“学长，你叫什么名字，改天我请你吃饭。”

“学长？”那人回头，细白的手指了指自己，婆娑的树影在他头顶，他整个人都渡一层金灿灿的光，“我叫殷郊。”

后来呢？他们一起上课，分食同一碗冰淇淋，并肩走在落叶枯黄的小路上，相依偎数天上不存在的星星，然后在闪烁的霓虹灯下接吻，小麦啤酒的醇厚香味与勾人摄魄的罂粟香交融，酿成醺醺然的醉。

终于在姬发临近毕业时，他忐忑万分的将殷郊邀请在相遇的梧桐树下。那夜人造星空下是月朗星明，他鼓足勇气送给殷郊一大捧玫瑰花，大声说着我爱你。

殷郊倚在树上，没去接玫瑰花。他抽出一根细长的香烟，火舌舔舐他白嫩的指尖。殷郊吐出一圈烟雾，烟头把玫瑰花娇嫩的花瓣灼烫一个卷黑边的不规则的洞。

他说，姬发，同样是Alpha，为什么是你想睡我，而不是我睡你呢？

回忆如同玫瑰花瓣焚燎的黑洞一般扩大破碎，姬发回神，单手解开了墨蓝军大氅，一个黑色的信息素抑制环赫然出现在殷郊面前。殷郊嗤笑，说姬发，这么多年不见，你怎么跟条狗一样戴上项圈了。

姬发舔舔嘴角，眼神暗沉如同想要生吞活剥殷郊。手指轻轻一掰，抑制环“咔哒”一声掉落在地上。浓烈张扬又霸道的威士忌信息素直扑殷郊，“现在我可以睡你了吗？我的小孩子！”

殷郊霎时冷汗涔涔，浑身如同浸泡在热水之中。Alpha已是顶端，能让Alpha感受到压迫的，只有少数存在于新闻上、基因突变的Enigma。

“你疯了？你竟然把自己催化成了Enigma！”殷郊漂亮的嘴唇张合，姬发微微一笑，低头狠狠吻住殷郊喋喋不休的唇。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开来，“咚”的一声，殷郊仰头顶开了姬发。

殷郊用手背快速擦嘴，口红在纤薄的唇角拉出一条红线，像艳丽玫瑰的尾调。“咔嚓”一声，冰冷的电子镣铐铐在殷郊身上。殷郊咬牙问道：“凭什么铐我？”

姬发轻轻用手指抹去嘴边血珠，那里有个被殷郊咬出来的细小伤口，他把带血的指腹朝殷郊晃了晃——

“袭警！”

(三)

飞艇在快速赶回镐京的路上，本来跳跃蓝色字符的电子屏突然变成购物网站页面。被铐在门把手上的殷郊眼睁睁看着姬发买了一大堆玫瑰和红酒。

姬发心情颇好的哼起歌，他朝殷郊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宝贝，我想我们的初夜应该在玫瑰与红酒中度过。”

殷郊垂着头，略长的刘海柔顺地搭在额前。船舱内灯光幽暗，一时看不清殷郊的表情。姬发买完东西后弯腰想把飞船改成自动驾驶模式，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大量冷风如潮水般倒灌进来。

飞船门被打开，殷郊不知何时早已脱离手铐。他站在船舱口，烈风吹起他红色的裙摆，像新生的火焰，也像濒死的玫瑰。

殷郊仰头直直从船舱落下，张开双臂如展翼的蝶。清越的声音透过厚重的瑰丽星云层，落在姬发耳中。

他说——带着你的玫瑰和红酒滚蛋吧！

银白的手铐挂在舷门上，下面坠着一颗鲜红、光芒流淌、棱角堆叠的钻石。

(TBC)

(作者有屁放：一不小心超字数了，下章就是喜闻乐见的内容了。)

## Chapter 2

### (一)

镜子里的Alpha嘲笑姬发的纯情、痛苦与无助，于是姬发把他杀死了，用一针Enigma催化剂。

针尖扎进姬发腺体的时候，疼痛与眩晕像冲腾的火，灼烧姬发的躯体与理智。错乱的信息素从血迹斑斑的后颈渗出，像密密麻麻的蛛网，攫取姬发的呼吸。他在颤抖、在痉挛，头顶是迸裂的光，四散成陆离的光斑。

姬发在模糊的光晕中再次见到殷郊，他们并肩走在鳞跃金光的麦田。姬发张开手轻抚坚刺的麦芒，小麦的醇香萦绕周身。

倏尔，麦尖刺破姬发的指腹，一滴血珠渗了出来。姬发朝殷郊伸出受伤的手指，但殷郊依旧头也不回的前行。姬发眼睁睁地看着殷郊远去，迈不开步子，喊不出声音。

血珠在姬发的视线无限放大，姬发与他的灵魂共坠深渊。地下热火燎灼，将姬发的皮肉与骸骨一齐烧掉，于是姬发在火与血中得以重生。

再次醒来时，姬发躺在镜子的碎片中，镜子从左上角被打碎，不规则的碎片倒映姬发汗湿苍白的脸。过往的小麦啤酒信息素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张扬凛冽的威士忌香，冲刷他的四肢百骸。

姬发伸出微颤的手，握住自己肿胀发疼的下身，他咬紧牙关，粗暴又毫无章法地撸动着。拇指刺激着龟头上浅红的马眼，虎口死死掐住充血的柱身，食指在敏感粗棱的冠状沟出摩挲打转。丑陋狰狞的镜面裂痕照映姬发扭曲的面容。性器硬如烙铁，姬发低吼一声，裹挟浓郁威士忌味的信息素的精液如破笼的野兽，迸射到隔离室的地板与镜面。

一个名字萦绕在姬发带血的舌尖，又被他吞落腹中——殷郊。

等从隔离室出来后，姬发已然恢复成天之骄子的矜贵模样，衣着整齐修身玉立，除了微微汗湿的额前碎发，没人知道此刻的姬发刚从强行催化的地狱中滚了一遭。伯邑考把一个黑色的信息素抑制环交给姬发，无奈叹气道：“父王知道后一定会打死我的。”

### (二)

殷郊被打晕前，看到了崇应彪淬着怨毒与讥讽的眼睛，他想，他应该会被剁碎了喂鲨鱼。但殷郊完好无缺的醒来了，醒在一个羽毛与金链装点的鸟笼中。

还不如去海里喂鲨鱼呢，殷郊无奈腹诽。

头顶是可随意变化的人造穹顶，周围是立体环绕显示屏。幽暗的环境中，显示屏里的影片是唯一的声源。姬发坐在沙发上，勾勾手指示意殷郊一起过来看电影。

鸟笼应声打开，柔软的地毯上铺满鲜红的玫瑰花，姬发面前的茶几上摆了两瓶红酒。殷郊手腕被镀上一层超薄芯片，专门用来对付信息素紊乱的Alpha。殷郊逃无可逃，只能朝姬发走去。脖子上的金链长度刚好，够他坐在姬发身边。

电影名叫《Daylight》，讲述的是两个Alpha在共同抵御外敌的过程中相知相爱，最终在日光中相许一生的故事。很是狗血俗套，但姬发非常喜欢。他提前好几天订了票，打算跟殷郊表白成功后带他一起看。

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殷郊终于陪他看了这部电影，这让姬发心情大好。他将手臂搭在殷郊的脖子上，温热的指腹有一搭没一搭的捻在殷郊的腺体上。殷郊抬起胳膊想肘击姬发，姬

发微微一笑，也不挡，只溢出一点霸道的威士忌信息素，就让殷郊闷哼一声卸了力气。

这就是Enigma对Alpha的绝对压制，被编刻在基因序列里的臣服。

电影的结尾，日光灿烂晖明，两个Alpha主角在盛大的阳光下接吻。姬发拿起杯中红酒喝了一口，低头哺给了殷郊。似是提前察觉到殷郊会反抗，姬发宽大的手掌捏住殷郊臼骨，轻而易举制住了小骗子。

红酒从殷郊口中流出，落在他洁白的睡袍上，像被雨水打落的初樱。殷郊抬手擦掉嘴角的酒渍，叮铃的锁链声在空旷的屋内十分清晰。殷郊嗤笑道，姬发你果然跟条狗一样爱乱咬人。

姬发也不恼，轻轻晃动玻璃杯，红酒如血液般滚过透明的杯壁。浓郁的威士忌信息素直直扑向殷郊，殷郊只觉得身上头晕脑胀，腺体突突跳动，罂粟香的热浪席卷全身，让他忍不住伏在沙发靠背上剧烈喘息。

他被姬发诱导强制发情了，还他妈跟个Omega一样流了一屁股的水。

殷郊滢白雪腮上涌上薄红，他眼神涣散，姬发不动如山的身姿散发诱人的信息素，涤荡殷郊残存的理智。殷郊努力撑起身体，强迫自己保持清醒，他必须逃离这里，要不然他肯定会像个婊子一样扒下姬发的裤子，朝姬发摇晃他水淋淋的屁股。

殷郊脚步虚浮跌倒在柔软的地毯上，他努力向前爬着，金链声音清脆，殷郊呵出的热气吹起玫瑰花瓣，铺成一条他望不到头的逃亡路。姬发亦步亦趋的跟在殷郊身后，像猎人欣赏猎物最后的困兽犹斗。

在爬到鸟笼门口时，一瓶红酒劈头倒在殷郊身上，冰冷的液体让殷郊瑟缩一下，难得有了一丝清明。他偏头，只能看到一双黑色军靴。姬发用鞋尖挑起殷郊精致的下巴，低头笑道：“宝贝，红酒和玫瑰都有了，我们该好好享受我们的初夜了。”

### （三）

一根滚烫硕硬的肉茎抵上殷郊柔软水滑的臀瓣，像一柄剑刃，生生劈开殷郊的后穴。姬发的进入蛮横且粗暴，被他压在身下的殷郊浑身颤栗，潮红的脸因疼痛而变得苍白。Alpha的肠壁本就不是用来承欢，哪怕殷郊因为发情流再多的水，也无法接纳Enigma傲与常人的尺寸。

姬发将殷郊摆成跪趴的姿势。紫胀的龟头一寸寸破开紧致的肠穴，殷郊以头抢地，感受着血肉被剖开的毛骨悚然。痛苦与情热交替攀爬，让他咬紧下唇不肯溢出丝毫呻吟。姬发想撬开殷郊的唇舌，却被殷郊狠狠咬在手指上。

殷郊反唇相讥，说姬发，你的活儿跟我想的一样烂，真应该是我操你才是。

姬发从口袋掏出一个口枷，堵住了小骗子伶牙俐齿的嘴。口枷是一截小指粗的木棍，两端系有红绳。木棍的长度刚好能卡住殷郊姣好的花瓣唇，红绳绑在殷郊脑后，与白的肤黑的发勾勒出对比明显的色彩碰撞。

殷郊的穴肉又涩又紧，死命箍着姬发饱胀的柱身。姬发被绞的生疼，龟头抻平红腻的褶皱，磋磨出淋漓的汁水，柱身厮磨层叠的软肉。姬发一边抽插着滑腻糜艳的肠肉，一边按压殷郊颈后的腺体，威士忌信息素与罂粟香互相纠缠，勾起殷郊无法抵抗的酥麻酸涨。

大量透亮的情液让姬发的进出更加轻松，胀红粗硕的阴茎将分泌的淫水捣的四散飞溅，硬紫的龟头次次狠狠碾过殷郊肠壁的前列腺，让殷郊细微抽出起来。模糊的呻吟被口枷堵住，只能流出不可抑制的涎水。

心心念念的小骗子终于被自己禽开了，玫瑰花瓣随二人的耸动被磨成花泥，沾在殷郊白嫩



的腿心，宛若落红。人造穹顶变化成硕大洁白的羽翼，投在殷郊无力舒展的双臂两侧，如同殷郊在展翅飞翔。

殷郊猛然一抖，浓郁的罂粟香四散奔逃，火热的穴腔一匝一匝箍紧，想牢牢裹绞在内里驰骋的巨物。殷郊的腺体又烫又鼓，穴肉变得更加湿滑嫩热，好几次将姬发的柱身吞到更里。

那里有Alpha早已退化的生殖腔，腔环萎缩腔壁紧缩，深深藏在穴肉最里。姬发不急，猎人总对自己最上心的猎物抱有无底线的耐心。早晚有一天他会操开这里，在里面鼓胀成结，彻底把Alpha萎靡的生殖腔肉熟。

在抑制不住想射精时，姬发抽出兀自跳动的阴茎，将殷郊转个身。大量白花花的热液喷溅在殷郊脸上，眉梢唇角都沾上一圈白浊，流经他的梨涡，滴落在殷郊口枷的红绳上。

殷郊双眼迷蒙，晕一圈潋滟的水气。湿淋淋的穴口被吮成一个肉洞，像一颗润湿的宝石，却因为没有吃到精液而无法度过发情期，此刻正急促瑟缩着，露出内里水光融融的红肉。

姬发解下口枷，拍拍殷郊失神的脸，笑道：“别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 （三）

往后几天，殷郊都在淫乱而高频的性爱中度过。人造穹顶彰显时间的流逝，殷郊靠营养液来维持承欢的体能。多余的水分会变成汗液与淫水排出体外。

这天殷郊被铐在鸟笼的金色栏杆上，他浑身交叠青紫的指印吻痕，光洁的腿心红肿一片，饱满的臀尖都带着被拍打而成的剔透红痕。

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来，殷郊抬起被精液糊满的眼皮，看到姬发穿着大学期间的校服，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校服套在姬发身上有些紧，狭窄的袖口上绣了一片洁白的羽毛。

殷郊曾对姬发说他怕冷，那天他俩围着同一条围巾，坐在落叶飘零的长椅上。殷郊指了指人造穹顶上的一行飞鸟，给姬发讲了一个故事：

传闻有一种鸟，自负歌喉，每天都在荆棘与荒草上宛啁而鸣，人们向其投以赞誉与掌声，鸣鸟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后来秋风萧瑟，其他鸟类都南飞过冬，只有鸣鸟依旧引吭高歌，它的羽毛片片凋落，人们也不愿意再在寒风中驻足听它歌唱，就这样，鸣鸟不飞，死在冬天的序章。

姬发听闻后，在袖口绣了一片羽毛，他对殷郊说，他希望鸣鸟可以自由翱翔，哪怕此生都听不到它的绝美歌喉。

穴口被撑开的痛楚打断殷郊的回忆，姬发掐住殷郊细润的腰窝，劲瘦的腰腹拍打殷郊全是湿滑淫液的臀肉，凶狠地抽送耸动。殷郊骑在姬发身上，白皙的脖子上是金色的链子，那张骗人无数的嘴近乎抵成一条直线。姬发粗长的性器在Alpha紧湿的红穴中挺插进出，水淋淋的穴口几乎被胀大的龟头撑成透明的颜色。

糜软的穴口瑟缩半闭，随姬发的贯穿而可怜兮兮的翕张着。晶亮的水痕将痉挛的穴肉镀上一层红艳的水光，被插的噗滋作响的淫液四处飞溅，像蒙蒙晨露般沁在鲜红的玫瑰花瓣上。

就在此刻，姬发的通讯器响了起来，“苏全孝”三个字在显示屏上格外扎眼。姬发冷笑一声，将殷郊转个圈接通了通讯。

“二王子，您见到阿郊了吗？”苏全孝的语气满含担忧，“父亲死活不同意撤销通缉令，我好担心他。”

听到苏全孝的声音，被禽到情态痴迷的殷郊抖了抖水濛濛的眼睫，挣扎着往前爬。

“他在我手上。”姬发伸手掐住殷郊胸前嫩白的乳肉，揉捏凸起的红艳乳粒，在殷郊艰难爬了几步后，“啪”的一声，粗硕的阴茎再次挺入殷郊内里，还恶趣味般转圈磨了磨被禽的发软微张的生殖腔口。

“唔……”殷郊忍不住低吟一声，浑身在剧烈颤抖。

“什么声音？”苏全孝突然问道，“二王子，求您别伤害阿郊，轩辕之心是我偷的，与阿郊无关！”

姬发一边接听通讯，一天欣赏殷郊被禽得在玫瑰花瓣中乱爬的淫靡风光。殷郊纤细的后背全是艳丽的吻痕，湿亮透明的穴口往前挪动几步，再龟头堪堪要落出时，又被姬发挺腰尽根插入，拍打出嘹亮的水声。平坦的小腹痉挛收紧，彰显Enigma粗硕性器的形状。

“殷郊就在这里，你想听他说话吗？”姬发猛然抽出沁着水光的阴茎，将通讯器化成圆柱状长条，塞进殷郊瑟缩翕张的肠穴中。

通讯器闪着亮光，映得殷郊的肠壁艳红如脂。殷郊跪伏在地毯上，双腿不自觉的抽搐着，断续的呻吟伴随浓郁的罂粟香萦绕姬发周身。

殷郊张开薄唇，呵出一股热气，他眼角晕红，嘴边溢出晶亮的涎水。他说，姬发，连通讯器都比你禽得舒服。

洁白的羽毛随姬发滔天的怒火而纷扬飘摇，鸣鸟就算折尽翅翎，也要将姬发伤的体无完肤。

#### （四）

姬发穿着不合身的校服，只露出青筋狰狞的性器，他抽出早已挂断的通讯器，拽起金链把殷郊转个身，面对面狠狠操了进去。

粗大肉刃反复侵犯充血红肿的穴肉，暴虐的威士忌信息素让殷郊剧烈颤抖，合不拢的穴口渗出粘稠的淫液和白浆，交合处簇一团细密的白沫。姬发双目赤红，浑身肌肉紧绷，阴茎挺入紧窄的肠腔，直朝着怯嫩的生殖腔口而去。

姬发从口袋中掏出一叠纸钞，一下接一下抽在殷郊泅红的脸上，“你不是最喜欢钱吗，我有的是钱！”姬发下手凶狠，语气却带着不可抑制的颤抖与痛苦。

整齐锋利的钱钞将殷郊细腻的皮肤割除一条细痕，浅浅渗出血迹。

殷郊伸手拭去腮边血痕，将沾血的手指哺进口中，嫣红的舌尖一卷，舔干净白嫩指尖的鲜血。

姬发看到殷郊迷蒙湿润的眼神眉毛紧皱，咬牙用粗硕的阴茎撞开狭窄稚嫩的腔口，威士忌信息素与罂粟香缠绕攀索，姬发抬手扬了手中钱钞，在漫天飞撒的钱币中，姬发紫胀的柱头在退化的生殖腔内暴涨成结，开始了漫长而足量的射精。

钱钞纷扬如雨，落在殷郊周身，拳头大小的结撑开殷郊娇嫩的腔口。殷郊潮吹了，他扭动汗腻细白的腰肢，在纸钞精液与淫水中，放肆大笑。

成结软化后，姬发撤出了殷郊体内。一滴温热的泪落在殷郊脸上，姬发终究是没有标记殷郊。

“虫族已经攻破孟津渡港口，明日我就要上战场。”姬发解开殷郊的锁链，递给他一张莹光流转的电子芯片。

“换个身份好好生活吧，以后别再骗人了。”

这是姬发留给殷郊最后的一句话，殷郊睁开双眼，迷蒙中只能看到军大氅下姬发袖口那片翩然欲飞的羽毛。

殷郊独自留在房间里，人造穹顶依旧停留在姬发走那天的景色，不辨日月。紧急插播的新闻从显示屏中投出，主持人神色肃穆的朗诵战场殉国者名单。

名单的最末尾，殷郊听到了姬发的名字。

姬发死了。殷郊觉得自己会笑，但泪水却从他带痣的眼角流出。

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炫目的阳光纷涌而入，逆着光，殷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踉跄起身，心想他骗人一辈子，没想到却被姬发摆了一道，姬发才是那个骗子，他根本没死。

来人在光与影交织处站定，露出与姬发七八分相似的脸庞，伯邑考将一个信封交给殷郊，拍拍殷郊的肩膀说道：“这是姬发大学毕业那年，没寄出的信。”

殷郊又想起姬发大学时他们去参观英灵殿，彼时帝国科技飞速发展，但英灵殿依旧采用最原始的刻法，将殉国者的名字掉在石碑上。铁凿与石板碰撞出窸窣的碎屑，尘土飞扬中，姬发的名字终将被镌刻其上。

曾经殷郊以为姬发恨他，但爱与恨从来不是对立面。恨是爱的反调，它们逆势起笔，终究会落在乐谱的终章，共奏相同的尾音。姬发不恨他，只是爱他爱得过于痛苦。

信封被打开，掉出一张泛黄的明信片。鸣鸟在碧湛的蓝天下展翼翱翔，自由高歌。背后，是一行遒劲的笔迹——

“The songbird dose not fly , My love is unswerving.”

“鸣鸟不飞，吾爱不渝。”

(全文完)

(作者有屁放：英语水平有限，那句英文是机翻，有问题请指正。另外，死不了，番外回来继续爆炒老婆，会有变异人外play~)

## 【番外】Daylight

### Chapter Summary

预警：壁尻、人外、触手  
感染虫族毒素姬发X带球跑小骗子殷郊  
有殷郊童年情节描写

#### （一）

暗调的酒吧中，红蓝霓虹灯明灭闪烁，与空气中弥漫的尼古丁和酒精的气味交织，谱成酒醉金迷的序曲。

将士在前线抵御虫族，这群人却在深夜买醉。殷郊转动手里的“墨西哥日落”，忍不住连连冷笑。

“小美人，怎么一个人喝酒，是被自家Alpha抛弃了吗？”一只油腻的手搭在殷郊肩上，浊臭的酒气熏得殷郊几欲作呕。

殷郊转头，率先看见的就是一块金闪闪的腕表。来人脚步虚浮，耷拉的眼皮下一圈纵欲多度的青黑，就连信息素都是呛人的烟熏味。殷郊皱皱眉，推开了男人的手。

鸡尾酒中的冰块在分层的草莓汁中沉浮，闪烁的灯光透过琥珀色的杯壁，打在殷郊帽檐下微曲碎发上，像跃动的碎金。

“你家那死鬼Alpha怎么舍得让你这个尤物出门的，长夜漫漫，让哥哥好好疼疼你。”那个Alpha依旧不死心，黏在殷郊身下。

指腹划过红润的唇瓣，殷郊朝色欲薰心的Alpha挤出个wink，在一众人的起哄和口哨声中，勾起Alpha松垮的领带朝昏暗的酒吧门口走去。

人造穹顶此刻是稀疏的星光，轻纱般的青雾笼在巷口的壁灯上，晕出昏黄朦胧的光。不远处的广场大屏上播放单调冰冷的电子音——近来受虫族感染的人数急剧增多，感染者或多或少出现变异，请居民发现感染者立马上报生物研究所，并做好自我防护。

Alpha对殷郊的走神很是不满，脱了裤子猴急的凑过来，下一秒，就被殷郊一拳打断了鼻梁。

Alpha像坨烂肉在泥水中痛苦打滚，殷郊用鞋尖勾起Alpha的腕表，长腿一抬就将腕表抓在手中。拉低帽檐，殷郊哼着歌，颀长的身影迅速隐入黑暗。

姬发只是让他别再骗人，可没说不让他打断别人的鼻梁。再说，那狗鼻子竟然把他当成了Omega，留着又有什么用呢？

灯光映在酒吧深红的外墙上，一段细长的藤蔓倒影渐次出现在墙壁上，在Alpha惊恐的哀嚎中，猛然绞断他的手。

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开来，黑暗中的男人收起藤蔓，朝殷郊消失的地方露出一个邪气的笑。

#### （二）

殷郊再次回到了贫民区，腥臭的污水、错落的天线、情色的红灯，精液、骚水、信息素，

他对堕落的气息再熟悉不过。他的人生本就是一团乱泥，就像太阳吝啬光照，肮脏黑暗的贫民区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他的母亲是个婊子，仗着是个贝塔不会被标记，像个夜壶一样躺在巷口朝来往的行人敞露自己的逼，只为赚点微薄的嫖资去买毒品。

后来婊子不知道被谁肏大了肚子，比起买堕胎药，婊子更愿意去买毒品。更何况总有些特殊癖好的人喜欢肏大肚子孕妇，婊子就挺着孕肚跟条母狗一样跪趴在地上，心想最好把肚子里的小杂种肏流产，一举两得。

但殷郊是个硬骨头，愣是在婊子肚子里待到足月。出生时哭声洪亮，因此就算是被婊子丢弃在朔雪肆虐的郊外也没死，反而用哭声吸引来一个瞎眼阿婆。

阿婆也没读过几年书，在郊外捡的他，就给他起名叫“殷郊”。

殷郊跟阿婆住在贫民区，他力气小打不过别人，偷东西也跑不远，想活命，只能走他母亲的老路——当婊子。

后来有一天有个政客带领自己珠光宝气的妻子来贫民区演讲，在记者们闪烁的镁光灯下侃侃而谈，临行前还拉着他们这群小孩合影。

“这位女士，您真美，像我妈妈一样。”殷郊稚嫩的童音成功让贵妇惊呼一声，在噼里啪啦的快门声中，贵妇将一块糖果交到殷郊手里。

原来当骗子也能填饱肚子。

阿婆死的那一年殷郊分化成了Alpha，他当不了婊子，只能去当骗子。

况且他是哥有原则的骗子不是吗，只骗钱，不骗感情。

### （三）

再一次被腺体处的燥热痛醒后，殷郊烦躁的抓了抓头发，起身去了地下诊所。

诊所充斥廉价消毒水和信息素抑制剂的气味，让殷郊的胃部翻涌阵阵恶心。医生杨戩白大褂下挂着一个听诊器，如今正放在闪闪发亮的金表上听秒针转动的声音。

“确实是真货，”杨戩放下听诊器抱起在他脚边摇尾巴的小黑狗，“跟你肚子里的孩子一样真。”

.....

就在殷郊的拳头要落在杨戩脸上时，小黑狗立马变成光泽冰冷的庞大兽形机器，朝殷郊呲出电子獠牙。杨戩拍拍黑狗的头道：“哮天，变回来，别吓到孕父。”

重新变成黑狗的哮天犬嗷呜一声又钻到杨戩怀里，杨戩戴上医用手套打开暗室的门，“看在那块金表的份上，人流手术我会给你打麻醉的。”

殷郊呆愣当场，他一个Alpha竟然怀孕了？虽然姬发最后关头并没有标记殷郊，但那几天无休止的淫乱交合，被肏开的生殖腔和被射到隆起的肚子，无不昭示Enigma超强的性能力——就算不标记，也能把Alpha肏怀孕。

寒冷的夜风如同野兽的獠牙，殷郊打个哆嗦，迈进了那个血口般幽深的房间。婊子生下骗子，骗子也生不出金凤凰。

鸣鸟不飞，烂泥一样的他甚至连供鸣鸟栖息的荆棘与荒草都无法生长。

房间只一盏昏黄的吊灯，正下方是一张床。杨戩分开殷郊的大腿，用产床束缚带固定好。冰冷的内窥镜毫不留情探入殷郊微肿的后穴。随着内窥镜的深入，糜烂的肉穴在显示屏上展露无遗，深入的内里甚至还残余点点白精，被禽熟的生殖腔胀大数倍，嘟起的腔口在肠壁末尾缓慢翕张。

——姬发的种就在熟红的生殖腔里缓慢生长。

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姬发的遗腹子。

杨戩推推注射器里的空气，细长的针眼在灯下泛起光泽，渗出几滴麻醉剂。就在针管推进去半截后，从头而降的藤蔓碾碎房顶，将杨戩如流星般甩了出去。哮天犬嗷呜一声，于是乎贫民区黢黑的上空又多了一颗流星。

深褐色的藤蔓破开墙壁，硬生生掀开产床的木板，将殷郊带到破洞的墙壁处。束缚带依旧绑在殷郊腿上，让殷郊动弹不得。

屁股高高翘起，饱满的臀肉严丝合缝卡在破洞处，修长笔直的双腿无处安放，只能虚跪在地板上。如果殷郊能动，他自会发现此刻半浮在空中靠后背生出的藤蔓行走的人正是前段时间死在虫族战场上的姬发。

但此刻殷郊动弹不了分毫，他跪在地上，成了最廉价的壁尻。

姬发收起藤蔓，整个人落在地上，他缓缓走近墙壁外白的发光的屁股，苍白的手覆了上去，用力捏了一把丰润腻滑的臀肉。

Enigma超乎常人的信息素和意志力替姬发中合了部分虫族毒素，使得他可以保全性命，甚至获得了操控藤蔓的异能。但代价是姬发失去了记忆，他忘却前尘，唯独记得一个名字

——殷郊，一个小骗子。

他要找到这个骗子，然后禽死他。

杨戩的麻醉剂正在生效，殷郊感觉胸口发闷呼吸困难，小腹微微胀痛，强烈的呕意从胃部直冲喉管。

就在殷郊昏昏欲睡时，一节细长粗糙的藤蔓狠狠贯穿他的后穴。

眼前白茫茫一片，殷郊仰头，发出无意识的哀鸣。

#### （四）

钻入后穴的藤蔓表面凸起几个不规则的疙瘩，抵在殷郊肠穴层叠的褶皱上，随着藤蔓的贯穿而磨砺着软嫩的红肉。丝缕的钝痛折磨殷郊的神经，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顺着殷郊深邃的脸庞滑落。

殷郊咬牙，优美的下颌线紧绷。那藤蔓似有意识般，分出无数柔枝，顺着殷郊紧实匀停的身躯向上，破开了殷郊紧闭的花瓣唇。

藤蔓如同灵巧的手指，交叠夹起殷郊的舌头玩弄着，浅碧的枝条露出丁点红嫩舌肉，颜色对比强烈又淫靡。

“呜呜……”大量涎水流出，濡湿枝条，顺着藤蔓落下，拉起细长的银丝。被钳住舌头的殷郊只能发出呜呜，整个上半身都在抗拒的抖动。

滑入殷郊腰侧的藤蔓不满殷郊的抵抗，从衣摆处朝前胸探去，停在饱满的胸膛，蔓尖勾起，试探性的碰了碰殷郊的嫣红的乳粒。

殷郊酥软颤抖的腰似乎给了藤蔓莫大的鼓励，两截蔓尖环成圈，圈住殷郊凸起的乳粒，用力往外挤。原本红润的乳晕被挤的发白，乳粒充血如红珍珠，乳孔都微微张开。

后穴内的藤蔓依旧快速磋磨紧窒的肠肉，捣出充沛的汁水。藤蔓分出的细杈抵在肠壁凸起的骚点上狠狠挤压，不给殷郊任何喘息的机会。

被禽软身体的殷郊摇摇欲坠，却被藤蔓勒住脖子强迫撑起头颅。殷郊微曲的头发被汗水沾湿，贴在他莹白的颊边。艳红的舌头被藤蔓扯出口腔无情拨弄，乳粒被挤压凹陷，两片绿叶盖住柔软的乳晕，如大掌般将雪糯的白腻的双乳挤出各种形状。

皙白的乳肉被柔韧的藤蔓覆住，溢出来的星点乳肉格外色情。后穴挺伐的藤蔓再次生出分支，抚过小巧的腰窝，探进殷郊前段早已勃起的阴茎。

藤蔓圈圈缠满柱身旋转套弄，蔓尖磋磨肿胀的龟头，强烈的快感使得殷郊剧烈喘息，马眼翕张抖动，细长的藤蔓瞅准时机，快速而又准确的扎进殷郊尿孔。

“唔啊——”疼痛与快感像两柄利刃，磋磨殷郊的神经，勃起的阴茎抖动几下，被堵住的马眼渗出一股稀薄的精水，失控的罂粟香信息素溢满整个诊所。

姬发仰头深吸一口，熟悉的信息素让他死白苍青的脸上浮现点点生气，他撤走所有藤蔓，只留下一根堪堪扶住摇摇欲坠的殷郊，同样青白冰冷的手掰开饱满的臀肉，露出内里沁着融融水光的娇嫩穴眼。

粗长壮硕的殷郊就着淋漓的汁水，破开嫩红穴口。精壮的腰腹打在肥美的臀肉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殷郊展开的双臂被藤蔓固定在床上，殷郊头颅低垂，像濒死的天鹅。晶莹的汗珠顺着殷郊鼻翼落下，溅到翠碧的藤蔓上，折射莹润的曦光。

湿润的肠穴包裹龟头，紧致的软肉被粗硕的肉柱压得凹陷些许，又在柱身扯出时恢复紧弹。坚硬的冠状沟碾磨红嫩肠腔间层叠的褶皱，带出湿滑透亮的淫液。

殷郊抬高屁股，被禽的浑身酸软，小腹一抽一抽的绞紧，孕育胎儿的生殖腔瑟缩颤抖，吐露出腥甜的汁水。粗硕的柱身在肠穴里飞速进出，穴口晶莹的淫水在迅疾的抽插下被柱身捣成湿黏的白沫，簇在殷郊糜湿红艳的腿心。

“啊哈——唔……”藤蔓彻出后，殷郊吐出一截涎水淋漓的舌尖，细细呻吟着。

糜艳湿滑的红肉不住吞咽青筋盘虬的粗硕肉柱，震颤不休的肠穴疯狂痉挛抽搐，包裹粗壮的柱身。好几次上翘的龟头都碰到嘟起的生殖腔口，惹得殷郊剧烈抖动起来。

被藤蔓勒出细长红痕的乳粒在晨风中招摇，雪白的腰腹也重叠红紫的指痕和蔓痕。细瘦腰肢下的雪白肉臀在精壮的胯下如山峦起伏，涌荡淫乱的臀波，被进出的肉柱拍打翻飞的精斑淫液挂在红肿的臀间。

远际，朝阳遥遥升起，第一缕曦光打在殷郊蜜桃般水沃的臀肉上。殷郊睁开濛濛水漉的双眼，喘息说道：“姬发……我知道是你……”

一股强悍的力量撕碎整个墙壁，撑起的藤蔓如细密的网笼，挡住下坠的石块。姬发饱满的囊袋抖动几下，精柱强悍的冲刷殷郊软烂的肠壁。

浓烈的伏特加信息素再度勾起罂粟香，在阳光与尘埃中，姬发俯身咬破殷郊红肿的腺体。

标记形成的那一瞬，过往的记忆如潮水般冲进姬发的脑海，阳光下的梧桐树、被香烟灼烧的玫瑰、透明飘摇的水母、铺满花瓣的金色鸟笼，以及随着时光流逝而泛黄的明信片。

鸣鸟不飞，吾爱不渝。

盛大的阳光透过广场中央女娲补天的五色石，投下色彩斑斓的阳光。一株细长的藤蔓出现在殷郊眼前，蔓尖颤悠悠开出一朵莹白的小花。

(四)

姬发收起藤蔓，仔细替殷郊穿好衣服。此刻姬发的脸上褪去死灰，重新染上鲜活的生气。

他伸出手在殷郊耳侧轻轻一点，两个无线透明耳机一左一右分别出现在他们二人耳中。耳机中传来电影《Daylight》的同名主题曲，殷郊摸摸小腹，对姬发说，如果你能追上我，那我就答应你在梧桐树下的告白。

殷郊张开双臂，宽大的风衣如同鸣鸟的羽翼，去拥抱温暖而盛大的太阳。姬发微微一笑，朝不远处的殷郊奔去。

耳机中流淌出相同的旋律，如同爱与恨的同频。

“Oh I love it and I hate it at the same time”

“hiding all of our sins from the daylight”

“from the daylight”

“running from the daylight”<sup>①</sup>

(番外完)

注：①节选自歌曲《daylight》。这首歌超级好听，推荐给大家。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